

Bashu Niandai Sanwenxuan

1984

八十年代散文选



W

八十年代散文选

1984

《八十年代散文选》编辑组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尾花：张少俊

八十年代散文选
1984

《八十年代散文选》编辑组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 110,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册

书号：10078·3717 定价：1.35元

编 选 说 明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散文创作传统，展示八十年代散文创作成果，使文学的百花园里更添繁荣景象，我们编选出版八十年代散文选，每年出版一册，本选集是第五册。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

本选集的作品均选自一九八四年的全国各报刊。编选方针着眼于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真、善、美的统一，以抒情和记事散文为主，同时兼顾题材、风格等方面。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

因编选者水平有限，本选集难免存在不足和失当之处，谨请各方批评指正。

• 目 录 •

1	化愿泥土·····	巴 金
6	河西·····	贾平凹
12	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	傅宁军
22	地瓜赋·····	高维晞
27	黄河古渡·····	和 谷
39	忆白石老人·····	艾 青
50	九寨的秋·····	陈 村
59	珍珠鸟·····	冯骥才
63	读沧海·····	刘再复
69	过三苏祠·····	李希凡
76	遥祭陶勇寄深情·····	惠浴宇
91	三月黄花·····	范若丁
98	甲子谈鼠·····	夏 衍
104	落日·····	穗 子
112	黄昏速写六则·····	张守仁
121	大地上的繁星·····	樊天胜
135	童年·童心·童趣·····	毛 铨
141	太克·····	列 子
147	两片秋叶·····	陈薇莉

150	登陵忆	杨闻宇
158	海水，退去了	张抗抗
176	菏泽醉煞看花人	峻青
186	留级生的心愿	黄宗英
195	巩乃斯的马	周涛
204	一朵翠绿色的云	叶公觉
208	流吧！自豪的热泪	刘白羽
211	话说天子山	古华
217	“的士”的风度	韩少华
221	梅花魂	陈慧瑛
231	“寒暑斋”小记	余树森
234	山城水清清	沈世豪
239	小窗日记	斯好
246	哦，大海	高国平

化愿泥土

巴 金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象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一

定对，甚至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到八点钟有人来敲门，我站起来，我又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象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象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

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任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干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我看见人们受苦，看见人们怎样通过受苦来消除私心杂念。在“文革”期间我想得多，回忆得多。

有个时期我也想用受苦来“赎罪”，努力干活。我只是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杂念不曾消除，因此心灵没有得到净化。

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练，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它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的是严肃地、认真地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

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要经受一次考验。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见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我发觉自己在私心杂念的包围中，无法净化自己的心灵。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来，那些“老师”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地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

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轿夫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有一次他们煮饭做菜，我帮忙烧火，火不旺，他教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想到在马房里过的那些黄昏，想到在门房里过的那些夜晚，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足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象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的阻碍，会闯过一切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它们会象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愿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选自《现代作家》1984年1月号）

河 西

贾平凹

天很高，没有云，没有雾，连一丝浮尘也没有，晴朗的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呢。无遮无掩的太阳，笨重地，迟缓地，从东天滚向西天，任何的存在，飞在空中的，爬在地上的，甚至一棵骆驼草，一个卵石，想要看它，它什么却也不让看清。看清的只是自己的阴暗，那脚下的乍长乍短的影子。几千年了，上万年了，沙砾漫延，似乎在这里验证着一个命题：一粒沙粒的生存，只能归宿于沙的丰富，沙的丰富却使其归以一统，单纯得完全荒漠了。于是，风是最百无聊赖，它日日夜夜地走过来，走过去，再走过来；这里到底是多大的幅员和面积，它丈量着；它不说，鸟

儿不知道，人更不知道。

一条无名河，在匆匆忙忙地流。它从雪山上下来，它将在沙漠上消失，它是一个悲壮的灵魂，走不到大海，就被渴死了。但它从这里流过，寻着它的出路，身后，一个大西北的走廊便形成了，祁连山，贺兰山，走廊的南北二壁，颜色竟是银灰，没有石头、树木，几乎连一根草也不长，白花花的，象横野的尸骨。越往深处，深处越是神秘，沙的颜色白得象烧过的灰，山岭便变形变态，崩，梁，崖，岫，壑洼，沟岔，没有了完整的形象，象是消融中的雪堆，却是红的，又从上至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楞角，犹如冲天的火焰，突然地一个力的凝固，永远保留在那里了。而子夜里升起了月亮，冷冷的上弦，一个残留半边的括号，使你百思不解这里曾出现过什么巨大的事变，而又计算过一种什么样的古老的算术？

当太阳把一个大圆停在天边，欲去却还未去，那整个沙原、寂山就被腐蚀了一层锈红。一切都是无言的，骆驼默默行走，沙鼠悄悄扒洞，苍蝇也丧失了嗡嗡的功能，于无声处去舔血。沙蒿，红沙菜，金刚草，那裹在一片尖刺中的一颗一颗沙粒般的叶子，是戈壁沙漠的绿，更是一切

草食动物的生命的追逐。一群羊从远远的地方拥过来，散着一个扇形，牧羊人就在扇后，威严得象驾驶着一辆大车，而紧紧牵拉着数十条缰绳。其实，最孤独的是牧羊人了，他已经坐在一个沙包上，沉寂得象一尊雕塑了。这里是离太阳近的地方，他的肤色赤黑得象发着油腻的石头，眼睛却老睁不大，深深地陷进去，正看着一只马蛇子翘着长长的尾巴，影子一般地在卵石和蓬草里窜行。

倏忽风就起身了，先是温温柔柔地托一根羽毛，忽上忽下的袅袅，再就吹一片云来，才一出现，大颗大颗的冰雹夹杂在雨点里就下来了。冰雹砸在沙里是一个坑儿，雨点落下去，沙并不湿，却窜起一股烟尘来。流沙在瞬息中或聚或散，骆驼草却巩固了地盘，碗大的一个丘包，象是一个一个偌大的蘑菇，又象是一些分布均匀的铆钉，因为是有它们，这荒漠的地表才没有被揭了去吗？生命的坚强，启示了电线杆的忠诚；它们说尽了人的话语，却没一句是它们的，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始终在列队站着。

再往西去，再往西去，蜃市偶尔就要出现：楼，台，亭，阁，花坛，鱼塘，还有驼群马队，万千

人物……眨眼却没有了。这里曾经是唐朝花雨丝绸之通道吗？这里曾经是刀光血影杀声吞云的古战场吗？眼前只是白沙，白沙，还是白沙。沙的形成真的是卵石成千上万年在风里碰撞的结果，这该是多么伟大的艺术，似乎宇宙的变迁，生命的进化，在这里是一幕放慢了的镜头，那一个世纪如果缩短为一个生命的单元，石头的碰撞为细沙，会是一首何等雄壮的七音俱发的音乐啊！

这个时候，一辆列车从地平线上开来。沙原之大，其迅行疾驰，看上去只能算是蠕蠕蠕动。通过道班站，一个小小的三间房子；五个站上的人，一条样子象狼的狗，都站出来。一天一趟的火车，带来了运动，也将生命的活力同时注射在他们的身上了吗？脸上都是笑笑的。列车走过了，轰轰的钢铁的震响慢慢消失，留下的又是那万籁的一个静，又是那屋后一排七棵用食水浇灌起来的白杨。还有一柱直直的孤烟；他们该吃晚饭了。列车继续往前走，车上坐满了西行的旅客，他们兴致特别高，一边吃着从沿途车站买来的西瓜，一边谈论着戈壁沙漠这么缺水，却出奇地能长这种仙物，且脆极，甜极，那西瓜长

在戈壁沙漠，是这白沙卵石中不枯不溢的立体的泉吗？他们谈论着远处奔跑的一只黄羊，羡慕那是多么得意的精灵，它奔跑着，时不时就要将身子往空中一跃，作一个弓的形状，它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激动得发狂吗？他们有的在作起诗：“啊，到了这儿，才知道了祖国之大！”有的则油画写生了，感叹着这里该是产生东山魁夷风景画风格的妙地。但是，一个奇异的神秘的景象就出现了：铁路的北边，一片几十亩地的乱坟墓，一个坟墓，一个卵石的堆积；几千个卵石堆积的坟墓，横横竖竖，竖竖横横。睡眠在这里的是些什么人呢？什么人又是什么时候睡眠在这里？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看见一块墓碑，没有看见一丘砖砌起的坟台，更没有松柏，更没有花圈。他们猜想着，是当年长征路经这里的江西红军？是曾经进军新疆，沙漠剿匪的战士？或者是修筑这条铁路的民工？或者是那开发金川镍矿的工人？他们一起趴在车窗口，互相看着，一句话却也不能出唇，一下子感到了在这个地方，是来不得半点矫饰和轻浮的；这里曾经经历过同别的地方一样的人为的浩劫，灾难，贫困，又比别的地方更多了一种大自然的凶恶和狠

毒，生命在这里得到了价值的真正的体验。戈壁沙漠的干旱使这些坟墓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戈壁沙漠的荒寂却使这些坟墓的一切消息都封闭了。多亏了这条铁路通过这里，而使所有路过的老少男女发现了这一片无名无姓的坟墓！坟墓是坟墓的纪念碑吗？活着的人是死去的人的墓志铭吗？列车在戈壁沙漠的深处一步一步推进，车上的人都在默默地说：

永远要记着那些为了征服戈壁沙漠而牺牲的和仍有可能牺牲的人！

（选自《散文》1984年1月号）

